

人性与重塑

□ 米 川

凯文·凯利指出, AI时代最大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重新定义人性。当代技术哲学告诉我们, 人类是技术的存在。从火的使用到语言的发明再到现代信息技术, 技术始终在定义“人是什么”? 技术的生成与演化伴随了所谓“人”和“人性”的生成, 人性是技术建构的产物。

AI正在重塑一种“新人性”。首先, 新型人类主体将由人文性、机器(技术)性和生物性混合而成。赛博格性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。“我的母亲是计算机”。人类在共同的数字母体中“形成”(human becoming)“人机复合体/共生体、新智人和元人类。其次, 主体性的形态向机器(AI)主体性、交互主体性、人工主体性、分布主体性、共生主体性以及数字主体性演进。其根本原因在于AI“类人性”的日益增强, AI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一种能自主决策、参与社会事务, 可与人类互构的行动者。比如, AI与人类交互产生的“交互主体性”不仅赋予主体性新内涵, 而且深刻影响人性。从传统人性的意义看, AI没有真正的“人性”, 但它会通过识别、回应和满足人类的意图、认知和情感需求(交互主体性的作用)影响人类的“人性”。

我们无法在技术外设想人的主体性。胡塞尔所说的人类“主体性之谜乃是一切迷的迷中之谜”在技术时代更显迷人。AI倒逼人类重塑自身更本质、更独特的“人性”特质。

其一, AI对人类的“能力替代”重塑人性的核心特质, 促使人类厘定那些彰显自身尊严和价值的独特性。当AI瓦解人类曾引以为傲的系列传统优势时, 人性的核心应是AI难以复制的特质如共情、价值判断、意义创造。人类只有超越传统“人性”, 重新发现和定义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独特性, 才能在技术时代绽放“人性”的光辉。

其二, AI与人类的“协作关系”在重塑人

性的功能定位, 让人性从工具性角色回归凸显主体性价值。在人机协同境域, 人性的尊严更在于通过设定价值方向、意义生成、多元观点平衡来证明。AI是人类协作的智能伙伴。人机共创是正在发生的知识生产、思维革新和能力涌现的新型方式。真正挑战在于我们能否重新确认AI时代人性的核心价值和需求!

其三, AI带来的“伦理困境”在重塑人性的边界尺度, 在与世界互动中坚守合伦价值指向, 不断增进人性的自我塑造。当AI能模仿人类情感时, 真实的情感是否还有独特价值? 如何面对“君子人格”变为可计算的伦理协议、“仁义礼智信”变成可量化的行为参数, 以及元宇宙道德实验室的伦理困境、区块链的分布式道德账本等“道德技术转向”现象?

技术哲学家批评现代科技重构“人性”定义却抽空“人的价值主体性”。现代技术的最大风险不是“技术失控”, 而是“人类主动放弃主体性”, 将“判断权、选择权、价值定义权”让渡给技术。技术伦理的核心是保持“人类主体性”。为此, 与技术建立“自由关系”, 对抗技术异化的“技术缓冲层”思想, 抵抗“精神无产阶级化”的“贡献型经济”和在参与中建构意义的“焦点实践”等都是有益的理论资粮。

技术时代, “人的身体和心理”都因技术介入而改变。当生命的延展、身体的完善、人的知觉、人生的实现都需要技术时, 人性就和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。“技术人”正在从哲学的假设成为现实, “技术人假设”也成为当代教育哲学最核心的问题。

人性不是固定的, 而是人类在与世界互动中不断塑造的结果, AI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。西蒙东指出, 每个时代人都要寻找异化根源并发展与技术共存的新“人性”。诚哉斯言!